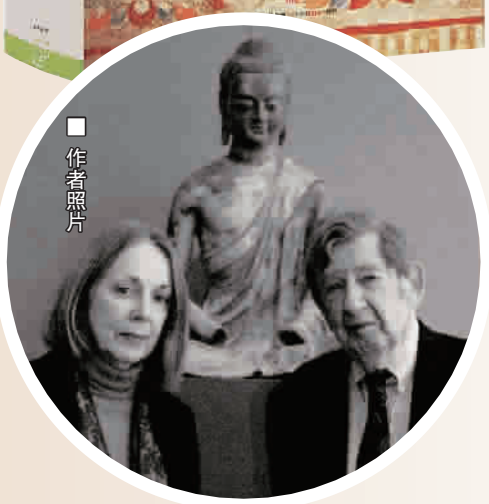
《谁在收藏中国》出版

揭秘国宝如何流失海外百年


作者照片

在外国的博物馆看到中国国宝,每个中国人的心里都五味杂陈:国宝是怎样流失到海外的?前天,北京图书订货会最后一天,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张建新出席了他的最新译作《谁在收藏中国》发布会,这本书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直面中国海外文物流失和归还问题。

张建新告诉到场的读者们:“我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自己内心也是极度愤慨,非常强烈地对流失文物感到遗憾和痛心。”中信出版社为新出版的简体中文版特别定制了北美博物馆馆馆藏中国国宝的分布图,让中国年轻一代读者了解中国国宝的去向。

“最佳非虚构作品”

该书的两位作者来自西方:卡尔·梅耶此前是《纽约时报》社论作家,谢林·布莱萨克是纪录片制片人。他们研究了大量个人书信、文件、历史记录,还有人物回忆录,以此梳理出了一部关于美国人为了得到中国的艺术珍品而不择手段的曲折故事。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西方所谓的“收藏家”在一百年间前赴后继地猎获中国珍宝,极大地丰富了美国的博物馆馆藏。文物商贩、博物馆研究员和中西方的官员们为了这些国宝发生了竞争和纠葛。这些文物最终催生了中国古董在欧美蓬勃发展,其中中国人促使国宝回归中国的努力也被提到。

《华盛顿邮报》将这本书评为了“年度最佳非虚构作品”,书评写道:“读过之后,你在展览上看到这些外相祥和的艺术品时,将会因它们经历过的狂风暴雨而颤抖。”作者卡尔·梅耶和谢林·布莱萨克的合著原版有一个副标题《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此次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里并没有使用。

“主犯”厨子卢芹斋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人来到中国,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刮艺术珍品,盗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敦煌壁画、龙门石窟、昭陵六骏……这些稀世珍宝现存何处?在中国文物外流的进程中,除了斯坦因、华尔纳、卢芹斋,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推手”?

前天下午,在新著译作发布活动中,张建新不仅讲述了广为人知的敦煌壁画、龙门石窟、昭陵六骏等稀世珍宝被破坏、盗取的过程,还有许多国人并不了解的、有系统的收藏活动。比如为美国间谍机构工作的乔治·凯茨是如何完成了他的明代家具收藏;洛克菲勒家族每一代人之间关于中国艺术的品位有何不同;奥委会前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是如何拥有全美最大量的中国青铜器收藏等……

在如今拍卖市场,卢芹斋过手过眼的文物会身价倍增,这个厨子出身的中国农民后代是经营龙门石窟雕像的最重要古董商,向西方兜售了千百计的宫廷旧藏精品。作者在书中毫不讳言,“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卢芹斋是西方掠夺中国艺术的主犯。”卢芹斋向欧洲收藏家出售瓷器,比如帕西瓦尔·大卫德爵士,他的卓越藏品已经入藏大英博物馆。卢的诸多“经营”行为发生在1913年后,那时民国政府已限制文物出口,交易在当时就不合法。

反省文保须“补牢”

张建新副司长表示,该书翻译自然是重温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过程。作为文博工作者,除了心情时常沉重,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做好当今中国的文博工作,使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在他看来,人们对文物返还问题争论不休的原因很多,其中关键,是难以定性当时文物离开原属国的方式,它们属于非法掠夺、流失?还是正常交易、合法离境?有的不言而喻,更多的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模糊不清。原地保管文物的档案记录,能够成为追溯文物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也是外国持有者承认这事的依据。

他以肉身佛的海外追讨为例(指章公六全祖师像),根据新闻报道,追讨过程一波三折,荷兰藏家也是出尔反尔,文物追讨遇到不少挫折。荷兰藏家坚持认为自己是合法持有者或善意持有者,保存的村民没有我们拜祭它的图片,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历代的朝拜。肉身佛刻有一些文字,我们明明知道毫无问题,但拿不出修复与保管的过程证明,这非常可惜。

本报记者 **乐梦融**

马上评

雨果式的良知

“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似乎得胜之后,便可以动手行窃了……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那才是真正的物主。”1861年11月25日,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那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掷地有声,代表了人类良知,发出正义的呼声。

150年以来,这种正义的呐喊似乎被蓬勃的金钱交易所遮蔽。海外文物机构馆藏或私藏了中国文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不讳言来路,不讳言那段令人羞耻的侵略史。法国因馆藏中国文物被盗事件,无限期关闭了枫丹白露王宫的中国馆,是否再对公众开放不得而知。多年以来,法国人曾以那里收藏中国圆明园被掠夺文物为荣;好在现在,那种荣耀感正在消退。

中国文物回家之路复杂而坎坷,在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放大这种反省历史的声音。引导海外公众反思侵略掠夺他国文物的历史,更需要合适的舆论环境,启迪出更多“雨果式”的良知。**冬来**

“双字辈”名家吴双艺昨天下午去世

“小包包”成“传家宝”

昨天下午,是与“双字辈”同时代的著名女滑稽陶醉娟的告别仪式。在仪式结束后不久,又传来噩耗,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滑稽戏、独脚戏代表性传承人、上海滑稽“双字辈”中的“大师兄”吴双艺下午4点49分在仁济医院去世,享年90岁。

上海滑稽剧团团长凌梅芳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现在还不敢告诉童双春和李青,他们下午已经哭了一场了,我怕他们身体受不了。”

下月28日90岁生日

凌梅芳告诉记者,吴双艺在医院已经住了一年多了,12日她去医院看望并送上各级有关部门慰问时,吴双艺的情况还很好,在表示感谢之外,还遗憾地表示“我现在不能做什么了。”凌梅芳说,当时吴双艺的气色不错。“2月28日是吴双艺的90周岁生日,那天还和他的儿子商量怎么给老人家过个生日。”凌梅芳说,不想一别之后天人永隔。

“双字辈”中大师兄

吴双艺1948年拜在姚慕双、周柏春门下,是“双字辈”中的大师兄。他的表演幽默并擅长刻画不同的人物性格,对滑稽戏“说、学、做、唱”的技巧掌握相当娴熟。吴双艺主演过《满园春色》《性命交关》《甜酸苦辣》《不是冤家不碰头》等众多大型滑稽戏,给人印象最为深刻、影响最广泛的当数滑稽戏《满园春色》中8号服务员一角,他将一个服务态度“硬绷绷冷冰冰”、阴阳怪气、敷衍塞责的服务员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吴双艺还是一个创作型的演员,他创作的滑稽戏《甜酸苦辣》曾获上海市首届戏剧节剧目创作奖。2013年,在专门为“双字辈”滑稽名家打造的贺岁滑稽大戏《囧人黄小毛》在逸夫舞台连演三场,吴双艺在剧中最后上场扮演皇帝一角,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舞台上亮相。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时,台上台下高呼“滑稽万岁”,场面十分动人。

钱程忆方言老师

上海滑稽剧团副团长钱程告诉记者,当年他们在学馆学习时吴双艺老师就在班上开了方言课,每周两节课,一开就是两年,雷打不动。“我们现在能讲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他功不可没。”有一年夏天,吴双艺在踩自行车去上课的途中摔倒,摔破了皮,却依然坚持先上完课才去医院。钱程说,当时“双字辈”极为走红,演出非常多,像吴双艺这样坚持在学馆上课的“双字辈”老师仅此一个。

王汝刚忆“小包包”

王汝刚做过吴双艺的邻居,虽然不在一个剧团里,接触却不少。

王汝刚印象最深的则是吴双艺的“小包包”,为此,王汝刚在十来年前还曾在本报夜光杯上撰文讲述此事。在吴双艺家的大衣橱、书橱顶上堆放着一些大小不同、厚薄不一的纸包包,里面装的是各种剪报、笔记、说明书等资料。王汝刚说,这些都是吴双艺平时积累的资料,既能作为自己排演新节目的参考,还能作为为年轻演员上课的辅导材料,这样的收集工作吴双艺做了几十年,受益无穷。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吴双艺

独脚戏《看电影》剧照